

GILLETTE & L'ORÉAL, WOMEN USA

Alabama • Alaska • Arizona • Arkansas • California
Colorado • Connecticut • Delaware



GILLETTE & L' ORÉAL, WOMEN USA — VOL. I

L' ORÉAL THROUGH GILLETTE · 00

橫越美國的第一段旅程：阿拉斯加、亞利桑那、阿肯色、加州、科羅拉多、康乃狄克、德拉瓦。以第零章開篇——這段北極序章由本系列六卷共用。

第零章 — 共同序章

這一開篇章節由《美國的女人》全部六卷共用。此處全文收錄，並預設可收合，讓整個系列能依序閱讀而不重複。

第零章

在這裡，世界不是一片領土：它是一道極限。北極不歡迎你，不原諒你，不給犯錯留下任何餘地。白色以絕對的姿態統治一切，沉默，沒有記憶。溫度不是氣象數據：它是掠食者。黑夜一連持續好幾個月，壓碎思緒，扭曲人的輪廓，吞噬人的意志。

聚落很少，很小，很封閉。因紐特人、尤皮克人、北極的各民族，住在沒有人會選擇留下的地方。在這裡，每個人對群體的生存都不可或缺。如果你沒有用，你就成了負擔。而成為負擔的人，會消失在沉默裡，消失在雪中，消失在一個毫不讓步的環境的邏輯之中。

科學基地又添上另一種寒冷：等級的寒冷。在這裡，女人是罕見的存在，是一個必須適應、否則就會倒下的異數。

在這個地方，「失蹤」這個概念並不存在。只有抹去一切的白色。

因紐特與尤皮克女人

北極的女孩不會被嬌養：她是被訓練出來的。她很早就學會抵抗寒冷、黑暗和飢餓。她必須對氏族有用，因為在這裡，身分不是個人的。它是功能性的。女人扛起家庭與群體的重擔：食物、火、孩子、獸皮、照料。沒有人談權利。沒有人談脆弱。憂鬱存在，但沒有名字。暴力存在，但沒有證人。

科學基地的女人

受過教育，能幹，習慣紀律。她以研究員、技術人員、醫生的身分來到這裡。她很快就發現，北極不承認學歷。在這裡，只有心理上的韌性才算數。男性的等級制度壓在她頭上，任何一點軟弱的跡象都會被當成軟弱。在這個環境裡，力量是不夠的：需要的是極端的自制。

西方的「外來」女人

在自由中長大，她來的時候以為自己能征服寒冷。但這個地方會把她擊垮：孤獨、狹小的空間、無盡的沉默。基地不是社群，它們是機器。而一個女人，身處一台由男人設計的機器裡，必須奮戰才不會消失。

前往世界盡頭的旅程

我的鄰居Antonio，大家都叫他Nino，多年來一直在說北角、午夜的太陽、那些沒有黑暗的月份。那是一個他揣在口袋裡的夢，像一件不可能的事。五月的一個早晨，我按了他家的門鈴，只說了一句：「收拾行李。我一小時後回來。我們30天後回家。」他看著我，又驚訝，又高興。他的妻子很擔心，問我們有什麼打算。「去追一個夢。」我回答。

我們上了車。我們的妻子看著我們，像在看兩個瘋子。但這趟旅行是真的。Nino已經滿肚子問題。「我們去哪裡？我該帶多少錢？」

「放輕鬆，」我對他說，「54個小時就到。才5,000公里。我們開的是新的Range Rover。好好享受這段路。」

每300公里我就得停一次：他比我大12歲，有自己的節奏。我有水和飲料；他有咖啡和生理需求。我們走得越遠，他就越常談起他的人生。那些事，要不是那條沒有盡頭的路，我永遠不會知道。

兩個男人單獨在一輛車裡，永遠在談女人。他這輩子只認識過他的妻子。我笑了。我讓他放心：「我們都一樣。」

他問我，連開60個小時，我是怎麼保持清醒的。我跟他講了俄羅斯的事：22歲那年，我開了51個小時的車，去見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女人。「距離不是限制，」我對他說，「它們是藉口。我從來沒有過藉口。」

抵達白色之中

我們進入了挪威。路邊一家旅舍。我們會把車留在那裡，改乘雪橇繼續前進。

嚮導全身包得密不透風，看不透。她摘下護目鏡時，我才發現她是個女人。一個挪威女人，沉默，直接，冰冷。Nino坐在雪橇中間，她在前面，我這190公分的個子在後面殿後。

天還亮著。我的手錶顯示著時間，卻沒有告訴我現在是夜裡還是早晨。那是午夜的太陽。我們抵達了北角。

Nino哭了。他擁抱我。我笑著對他說：「小心點.....別人會以為我們是同志。」我們笑了，但我們正站在世界的邊緣。

接著，嚴寒來了：零下52°C。

進入真正的北極

他們帶我們到一個金屬貨櫃裡換衣服。極其沉重的鋪棉連身服，用複雜的拉鍊扣起來。

嚮導的費用由我付。Nino被安排進一座冰屋，和幾個男人一起；我被安排進另一座，和一家人一起：一個70到80歲之間的老人，還有三個30到50歲之間的女人。

那是一個封閉的世界。簡單。殘酷。

男人待在一旁。女人們維持著生活的節奏。廁所是離冰屋五公尺遠的一座小土丘：大便還沒落地就凍住了。我的第一泡尿變成了一顆黃色的北極星。那是北方在向我打招呼。

那個中年女人Magi會說一點英語。其餘的都靠手勢、眼神、雙手。寒冷的語言。

我不確定那件連身服怎麼用的時候，她想都沒想，就摸了我的胯下，讓我看一條藏起來的拉鍊。沒有惡意，沒有尷尬：只有功能。生存。

冰屋裡的三天

她們端來食物。燻魚、生魚、鱈魚肝、鯨魚腹肉。還有鯊魚丸。沒有選擇。沒有替代。那就是大自然給的東西。

然後我喝了一種紅色的液體。我以為是葡萄酒。那是過濾、煮沸、加了糖的鯨魚血。我喝了。它給了我一種從未有過的力量。一種原始的能量。我以為是古柯鹼。不是。那是北方進入了身體。

女人們看著我。老人出去打獵。我休息，喝血。三天沒有手機、網路、電腦，沒有Nino。只有我和她們。

沒有夜晚。只有光、火、冰和呼吸。

三個女人躺下睡覺。我找了個地方。最年輕的那個舉起手臂，示意我靠過去。她們放聲大笑。我不明白。她們說我是她們的「聖誕節」。

那是一種說法，意思是我被接納了。

我想給她們一點錢表示感謝。她們拒絕了。她們只想要一個擁抱。還有幾句卡拉布里亞話，好覺得彼此更親近。

在那裡，我明白了真正的禮物的價值：那些買不到也賣不掉的東西。

嚮導的告別

三天後，嚮導來了。她和三個女人談了一個小時。我在外面。我聽不懂她們在說什麼。那不關我的事。那是她們的語言，她們的世界，她們的法則。

在貨櫃裡，我正在脫衣服時，嚮導走了進來。好奇。直接。北歐式的。她緊緊抱住我。她吻了我。她的皮膚白得像牛奶。她的眼睛藍得像八月的天空。

她求我帶她走。為了離開那個世界，她什麼都願意做。

我帶著敬意微笑。我不能。我不應該。

我只給她留下一個承諾：「如果你需要什麼，就寫信給我。我會幫你。」她連錢都拒絕了。她是個美麗的女人，卻很孤單。一種從遠處看不見的孤單。一種寒冷不會原諒的孤單。

回家

我們去接Nino。他興奮極了。他不想回去。但我和他的妻子有約。

他把他的三天講給每個人聽。我什麼都沒說。我從來不和男人分享任何事。只和紙分享。

就這樣，Nino回到了他的世界，而我已經在前往另一個世界的路上。另一個目的地。另一場相遇。

歡迎你。

尾聲

北方不會帶走你：它會改變你。而它永遠不會

把完整的你還回來。男人來到北極，尋找光、寂靜、照片、夢想。女人留下來，為了生存。

男人講述他們看見的。女人對她們經歷的保持沉默。

男人回去了。女人留下來。她們留在寒冷裡，留在雪做的房子裡，留在無人聽見的沉默裡。她們留下來，支撐那些從不讚揚她們的群體。她們留下來，保護孩子、老人、陌生人。她們留下來，無人看見。

我從那裡只帶走了一段記憶：一個美麗的、美得不可思議的女人，卻孤單一人。不是浪漫意義上的孤單。是人性意義上的。是悲劇意義上的。

反思

北方不殺死身體。它殺死存在。剩下的只有白色：一個女人在其中同時生活又消失的地方。

這就是我寫作的原因。因為極端之地不會講述自己的故事。而穿越它們的人，沒有保持沉默的奢侈。

我不會。我不會。我的土地生下了我，而世界的其他地方接納我，不是當作客人，而是當作家人。

從北方絕對的潔白，我降落到美國絕對的混亂之中。

美利堅合眾國

不可能的任務

為一家美國公司工作18年，會給你世界上任何其他公司都給不了的東西：一種工作文化、一套程序、一個清楚的使命，以及一套價值體系——那不是理論，而是每天的實踐。他們不向你解釋這些；他們替你把它們建起來。而且他們做這件事，不會徵求你的同意。

我在紐約辦公室時，有人給了我一份我從未想像過的工作。不是升遷。不是調職。是一場實驗。

一項機密計畫，目的是驗證美國境內的一種人際關係模式。他們沒有挑選經理、心理學家或培訓師。他們挑選的是擁有某種真實世界經驗的人。而我的名字出現了——儘管我做了18年的銷售。他們看的不是職位：他們看的是頭腦。

這項測試說起來簡單，完成起來卻極其困難：

在一年內走遍美國50個州，城市由我自己選，每個地方至少待一個星期。

最後兩週是強制休假。所有開銷由他們負擔。我只需要生活、觀察、理解，並在每個星期一交一份報告。一份有人味、乾脆、精確的紀錄。

我簽了合約。我通知了家裡。他們什麼都沒問。他們只想知道每個月的生活用品到了沒有。我即將面對美國的一整年。他們，一如既往，面對的是下個月。

為了保險起見，我的薪水直接匯進我在義大利的銀行帳戶。那是一種客氣的說法，意思是：「別做蠢事。用你手上有的過日子。讓我們看看你到底是誰。」

直到15年後，我才拿到我當年的原始報告、那些分析，以及他們蒐集的關於我的資料。這本書就是從那裡誕生的。我獲准出版它，只有一個條件：永遠不說出委託這項計畫的公司的名字。

這不重要。這個故事不是關於商標的。它是關於一個男人，身處一個除非親身經歷、否則不可能理解的國家。

我要從最遠的地方出發嗎？

合乎邏輯的選擇是從邊緣出發，而不是從中心。理由很簡單，有兩個：

1. 我剛進入這場實驗：頭腦最清楚，注意力最集中。
 2. 從最極端的地方出發，我就能修正航向，乾淨俐落地完成旅程。
- 我不需要從波士頓或芝加哥出發。我必須從一道邊界出發。從一個只在紙面上屬於美國的地方出發。
- 我選了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諾。與世隔絕。只能搭船或搭飛機到達。一座不屬於任何人的城市。最理想的起點。

最佳化資源

出發之前，我做了一件美國人最尊重的事：我像個專業人士、而不是像個觀光客那樣安排自己。

我打電話給三家最受歡迎、國內航線網最大的航空公司。不到一個小時，我就買下了一本五十張的國內機票套票，便宜了60%。

沒有時間限制。沒有天數限制。沒有任何約束。只有一個條件：一年內用完。

我對連鎖飯店、Uber計程車和租車公司也如法炮製，然後擬了一份像樣的行程表：各個站點、移動方式，但沒有時間。

我準備好了。

那是我第一個真正的成功。第一個跡象：我懂得怎麼移動。美國獎勵行動的人，而不是等待的人。

公司看到這筆交易時，做了美國文化一向會做的事：他們查核了可靠性。

我有能力應付一整年不停的移動嗎？我有能力處理意外、距離和緊急狀況嗎？我能獨立嗎？

為此，出發之前，我又確定了另一個關鍵的細節：

我確保自己的信用卡每月額度至少有10萬美元。

那不是拿來花的。那是用來證明我們管得住它。美國人就是這樣想的：如果你沒有自主，你就沒有自由。而如果你沒有自由，你就無法被評估。

從那一刻起，這項計畫不再是一份差事。它是一項使命。

現在，我們真正上路

阿拉斯加屬於美國，只是因為地理。它是另一個世界。

那是女人消失得無影無蹤的地方。是報案永遠到不了目的地的地方。是城市只不過是野蠻大陸中央幾座文明孤島的地方。

朱諾是我的第一場考驗：一座沒有任何道路與國家其他地方相連的首府。一塊感覺不像美國的美國。

在這裡，我開始明白一件事：這趟旅程不會是地理上的。它會是人性上的。

第1組 (第一卷)

阿拉巴馬——阿拉斯加——亞利桑那——阿肯色——加州——科羅拉多——康乃狄克——德拉瓦——佛羅里達——喬治亞

第2組 (第二卷)

夏威夷——愛達荷——伊利諾——印第安納——愛荷華——堪薩斯——肯塔基——路易斯安那——緬因——馬里蘭

第3組 (第三卷)

麻薩諸塞——密西根——明尼蘇達——密西西比——密蘇里——蒙大拿——內布拉斯加——內華達——新罕布夏——紐澤西——新墨西哥

第4組 (第四卷)

紐約——華盛頓

第5組 (第五卷)

北卡羅來納——北達科他——俄亥俄——奧克拉荷馬——奧勒岡——賓夕法尼亞——羅德島——南卡羅來納

第6組 (第六卷)

南達科他——田納西——德州——猶他——佛蒙特——維吉尼亞——西維吉尼亞——威斯康辛——懷俄明 阿拉巴馬 阿拉巴馬不只是美國的南方。它是一段從不冷卻的歷史。在這裡，奴隸制不是一個章節：它是一道陰影。種族隔離不是一段回憶：它是一道傷疤。信仰不是安慰：它是控制。在這個州，一切都沉重。炎熱沉重。家庭沉重。傳統比什麼都沉重。宗教像一條皮帶，勒緊喉嚨。群體觀察，評判，記住。沒有什麼真正被遺忘。沒有什麼真正被原諒。而在這一切之中，有女人。撐起整個家卻從不被提起名字的女人。一天做三份班、天一亮就起床幫孩子準備的女人。星期天在教堂裡禱告、星期一在沉默中顫抖的女人。丈夫被工作累垮、或男人什麼都不做的女人。在同一天裡同時成為母親、女兒、祖母和生命支柱的女人。

阿拉巴馬女人的生活是一個不停擺盪的鐘擺：

——有人很早就離家，去結婚，去逃跑，太快長大

——有人因為一場離婚、一份丟掉的工作、一場被壓下的暴力而回來

她們是被鍛造出來的女人。不脆弱。不叛逆。不是受害者。

是被鍛造的。

她們的抵抗是沉默的，卻是絕對的。那是一種不能倒下的人的力量，因為沒有人會把她們扶起來。

小餐館的女服務生

空氣裡是咖啡和油炸食物的味道。我立刻想起一條到哪裡都適用的規則：一個地方看起來越窮，食物就越好吃。這些真理是我在路上學到的。而它從來沒讓我失望過。

她叫Carol。

金髮——天生的，也許不是——一雙粗糙的手，一個很快的微笑，一雙黯淡的眼睛。她用同一種疲憊的優雅招呼每一個人。而沒有人真正看她一眼。

我會看。當我看見一個在工作的天使，我忍不住要向她打招呼，給她一個微笑。這是我起碼能做的。她帶我到桌邊。「你想吃什麼？」她問。如果我們在義大利，我會說出我的真心話。我還是試了：

「我要你。」

她面無表情地看著我。或者是假裝聽不懂——就像某些當地人，明明什麼都懂了，卻說自己什麼都沒聽懂。再說一遍也沒用。於是我點了餐：

熱狗。啤酒。還有一杯美式黑咖啡，加甜點。

我勾起了她的好奇心。從她的動作我看得出來。幾分鐘後她回來了：「我的班再十分鐘就結束了.....我可以坐下嗎？」

我答應了。

她坐下來，背是駝的，像一個從來不休息的人。她看著我的眼睛，不帶任何戲劇性地說：

「我是被迫做這份工作的。我丈夫死在伊拉克。我沒有孩子，沒有親人。而街頭.....那不是我能做的工作。」

我沒有回答。有時候，話語是一種侮辱。我握住她的手。用力一握。一個乾脆、乾淨的動作。

我在她的掌心留下了100美元。

我站起來。我走了出去。沒有回頭。但隔著玻璃我看見了她。她跳了起來，像是驚訝，像是受傷，像是感激。她結結巴巴地想說些什麼，卻說不出來。

就是在那裡，我明白了Carol人生的真相：

她從來不坐下。

福音歌手

那是一個和其他日子沒有兩樣的星期天。我覺得需要觸碰自己的心靈，而在阿拉巴馬，那意味著去教堂。在那裡，信仰不是宗教：它是一座舞台。

我從正門走進去時，牧師正要結束講道，那扇門因為炎熱而大大敞開。我沒有選側門。我要那個小小的群體注意到我的到來。

他看見我，大聲說：「歡迎你，陌生人。」我回答：「也歡迎你。」

我坐下。管風琴開始震動：一種高亢、熟悉的聲音，那個「美國的幽靈」，即使沒有任何名人在場，也會讓我想起艾瑞莎·弗蘭克林。然後她走了進來。

她的聲音不是在唱：它是在掙脫。

她是非裔美國人，不是那種不被注意的人，而是命運只讓你遇見一次、好提醒你一個被生活壓碎的人能做到什麼的那種人。她的聲音巨大。她的人生渺小。她在星期天唱歌，為了呼吸。她整個星期保持沉默，為了活下去。

結束後，人們站起來要走，彷彿什麼都沒發生。我走過去。她很驚訝：那裡沒有人會感謝福音歌手。那就像感謝空氣：每個人都視為理所當然。

我和她握手。我微微鞠了一躬，那種只留給高貴女士的鞠躬。因為她擁有一切，或者說幾乎一切。她唯一缺的就是我。而有那麼一分鐘，我在那裡。

「你是誰？」她問。我回答：「我是從天花板上降下來、專門為你而來的天使之一。多虧了你，今天我還是人。我永遠不回去了。」

她笑了。好兆頭。我什麼都沒在賣。我什麼都沒在找。我在吸收。一如既往。

她的好奇心正要化成一個問題爆發出來，但我已經朝出口走去。然後事情發生了。

她的聲音叫住我：「先生！先生！陌生人！」一聲響亮的呼喊，充滿了空氣，還有某種不是痛苦的東西。

我沒有轉身。我分得清求救的呼喊和「為什麼」的呼喊。那是一聲「為什麼」。它不需要回答。我的獻禮留在她的腳邊。那是我的記號。她會寫下她餘下的人生，那段從來沒有人為之鼓掌的人生。

女大學生

她生活在書本和隱微的歧視之間。我坐在校園外，等一位當上那裡教授的前同事。校園裡滿是跑來跑去、說說笑笑、假裝沒被注意的孩子。她不是。她在觀察。

我的前同事到了，緊緊地擁抱我。那個學生看見了這一幕。她沒有移開視線。我回抱的時候看著她。只看著她。

教授得趕去忙別的事。她匆匆道別，帶著一絲懷舊，把我留在庭院中央。我走到噴泉邊坐下，就在那個學生旁邊。她笑了。那種既不是邀請、也不是防衛的笑：那是真實。

「你的夢想是什麼？」我問她，「你年輕、聰明.....而且美得要命。」

她沒有臉紅。她沒有得意。她簡短地回答，像一個已經學會與現實共處的人：

「我夢想逃離南方。」

但南方走到哪裡都跟著我。」

我點點頭。「你知道我是哪裡人嗎？」她搖搖頭。「義大利南部。」她停頓了一秒。然後她笑了。短短的一聲笑，那種能在重擔上打開一扇窗的笑。

我們說得不多。但這就夠了。

「我們生來就要和身分、過去和期望搏鬥，」我對她說，「我們總是要求別人改變，但真正的改變是從我們自己的內心開始的。」

她很年輕。但她背負的重量並不年輕。而她帶著尊嚴背負著它。

離開之前，我想留給她一樣東西，不是一番演說，也不是一個承諾。只是真相。

「記住，親愛的：

南方之於北方，就如同女人之於男人。」

她看著我。她懂了。不需要別的了。

我站起來。「再見。祝你好運。」

她沒有回答。她只是笑了。而那個笑容裡的未來，比整座校園都多。

現代種植園的女人

我和州商會的會長有約。我以前在義大利當過議員，某些體制內的運作方式，只要再碰到一次，就會立刻浮上心頭。他高高瘦瘦，很優雅。一支金錶。一股淡淡的古老財富的氣味。那種不是拿來炫耀

的財富：它是穿在身上的。因為這裡的有錢人身上沒有錢的味道。他們身上什麼味道都有。

他以他的州為傲。太驕傲了。他深信阿拉巴馬的經濟撐起了整個國家，決定帶我去一座棉花種植園來證明這一點。先是土地。再是加工。然後是現代農業產業，那個拿掉了鎖鏈、卻留下同樣節奏的產業。

就是在那裡，我看見了她。

太陽灼燒著她的背。她的動作慢得可怕，精確，沒有一句怨言。她是一個正值壯年的女人，一張彷彿被疲憊雕刻出來的臉。一家人扛在她肩上。她的皮膚布滿紋路。她的眼神堅硬。那是一個從來不允許自己犯錯、永遠不允許的人的步調。

我問會長能不能和工人們談談。我說，我想「更了解一些」。這是藉口。我只是想和她說話。

我走過去。她跪下來，親吻我的手。一個古老的動作，不合時宜，不屬於這個時代。我立刻制止了她。

「站起來，」我對她說，「我不是主教。也不是教宗。我只是一個和你一樣的人。」

她沒有回答。她幾乎沒有看我，就像那些負擔不起真正去看的人一樣。我沉默了幾秒鐘。然後我離開了。但事情還沒結束。

第二天我獨自回去。我想在沒有政治戲碼圍繞的情況下再見她一次。

我等著工人們出來。她看見我時，垂下了眼睛。羞怯。敬意。還有一股被壓抑住的、想說話的渴望。

我用一個緩慢的手勢讓她停下，不強加任何東西。她是南方那段隱藏的延續的臉孔：那份從未被抹去的古老勞苦。只是藏得更好了。

我握住她的手。我遞給她一張我隨身帶著的畢奧神父小照片。我在背面寫著：

「痛苦不會因為過去了就被遺忘。」

只有當你原諒時，它才會被遺忘。」

我沒有再說什麼。沒有必要。她用一個別人看不見的小動作點了點頭。但對我來說，那就是一切。

尾聲——阿拉巴馬州

阿拉巴馬不是一個州：它是一場審判。一個過去不會過去、現在不會徵求許可的地方。一切仍然寫在兩條線上：誰站著，誰倒下。而站著的，永遠是女人。

我看見了四張不同的臉，卻是同一個真相：那個從來不坐下的女服務生，那個為了呼吸而歌唱的福音歌手，那個夢想逃離一個緊緊跟著她的南方的學生，那個新種植園裡的女工，一份古老勞苦的繼承人。四個故事。同一條根。同一場沉默的戰鬥。

在阿拉巴馬，女人活在一種既保護又懲罰的信仰裡，一個既支撐又令人窒息的家庭裡，一個既觀察又評判的群體裡。然而她抵抗。她不屈服。她不崩潰。她不為自己辯解。

男人把他們的南方說成驕傲的來源。女人把它當成一場考驗來經歷。

反思——阿拉巴馬州

真相很簡單：男人在哪裡掛出名字，女人就在哪裡統治世界。

阿拉巴馬教會我，有些生命不需要聲音去吶喊。它們需要的是有人傾聽。而我，又一次做了我會做的事：經過，觀察，理解，然後不打擾地離開。

因為美國的南方，就像全球的南方，有一條幾百年來都成立的規則：住在那裡的人不會改變。看見她們的人會改變。

我看見了。而我不會再是原來的我。

阿拉斯加州

阿拉斯加不是一個州：它是一道活著的邊疆。一片大如一塊大陸的土地，人在這裡是客人，做決定的是大自然。有些城市只能靠空運相連。有些村子一個月才見得到一次醫生。有些人家，電是奢侈品，熱水是特權。在這裡，寒冷不是氣候：它是一個角色。它塑造人，捏出習慣，強加沉默。生活由不可能的距離、艱苦的勞動、深深挖進人心的孤立構成，改變了我們說話、愛和生存的方式。

原住民群體承載著幾百年的傳統。女人是基石：她們維持家，養育孩子，把群體凝聚在一起。但她們不是聲音。她們往往沒有空間說出自己承受的一切。

在城市裡——安克拉治、費爾班克斯、朱諾——世界轉得比較快，但孤獨依然一樣。女人來這裡尋找工作、自由、未來。很多人最後被郊區吞沒，被石油公司的輪班吞沒，被糟糕的關係吞沒，被體制的沉默吞沒。

在阿拉斯加，一個女人倒下時，聲音傳不到任何地方。寒冷覆蓋一切。而消失的，就一直消失。

女計程車司機

從機場到飯店的那段路就夠了。在結冰的路上開了45分鐘，一個40歲的寡婦一秒鐘都沒停過跟我說話。在阿拉斯加總是這樣：人們獨自生活，但一旦遇到一個願意聽的人，他們就敞開心扉，彷彿那是他們的最後一天。

我早已決定，整趟旅程我都當一個作家。沒有職位，沒有公司，沒有測試。我保持匿名，因為說實話，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我在找什

麼。我只知道有人付錢讓我去理解一件他們沒有說出口的事。她從那些常見的問題開始：年齡、工作、結婚了沒有、有沒有孩子。我只回答：「我訂婚了。」

她放聲大笑。而在阿拉斯加，笑聲就是取得一個女人信任的通行證。在那一刻，我已經進入了她的世界。

我們到了飯店。她停好車，找了個藉口，提著我的行李陪我走到房間。我立刻明白了一件事：一個女人想要什麼的時候，她不會開口要。她會直接拿。

那是我得小心的第一個信號。那不是冒險，而是尊重：一個在阿拉斯加夜裡獨自開車的女人，如果沒有學會比任何人都更懂得看透男人，是活不到40歲的。

我們成了朋友。直到今天我們還在通信。她會問我意見，而每一次她都重複同一句話：

「你有解決每個人問題的辦法，卻沒有屬於你自己的問題。你有的是機會。」

一個為了生存在嚴寒中開車的女人。一個對別人的理解，從來都比別人對她的理解更多的女人。

邊境女警

早上我出去散步。旅行時我總是這樣做：把證件和錢包留在飯店，只帶飯店的名片。這是我多年的習慣。我正在觀察那些房子、那種寒冷、阿拉斯加的寂靜，突然間，毫無預警地，來了兩輛警車。兩名女警衝下車，攔住車流，拉起黃色封鎖線，把一塊區域圍起來，彷彿剛剛發生了一起兇殺案。

我站在那裡看，但幾秒鐘後，其中一個命令我待在原地。她們要以證人的身分問我話。

什麼的證人？

我什麼都沒看見。我只是一個出來散步的男人。

「案情」是這樣的：一條狗窒息死了。有人餵牠吃熱狗卻沒給水。在阿拉斯加，這也是犯罪。

那一刻，我以為自己走進了電影片場。但這是真的。這是阿拉斯加。而我就在那裡。

她們扶我上了她們的車，載我回飯店拿證件。兩人當中有一個法語說得很好，開始用法語問我問題。

狗死了。必須找出兇手。我當時在場，所以我可以被訊問。

我說我愛動物。說我在義大利養了兩隻。而依照那種難以解釋的北美邏輯，這就足以把我當成「非嫌疑人」了。

緊張緩和下來。手續煙消雲散。然後來了一個晚餐的邀請。

那名女警脫下制服後，身上有一團你在冰天雪地中央意想不到的火。忘掉那些關於墨西哥女人或西班牙女人的刻板印象吧：阿拉斯加的女人火熱，是為了生存，不是為了玩。

晚餐簡單、直接、不做作。我的玩笑讓她笑得像好幾年沒笑過一樣。在這裡，在這麼偏遠的地方，笑聲是稀有的東西。

最後，我們道別，沒有承諾，也沒有期待。只留下一樣東西，強烈而鋒利：

沉默。

那種在阿拉斯加每個故事之後總會到來的沉默。它比冰還重。

大學女孩

我在飯店問了圖書館在哪裡。對我來說，那一直是個理想的地方：裡面是寂靜，外面是話語。一個人們穿上平靜的地方，一走出門口就又變回原來的自己。

我立刻注意到了Elga——那裡的秘書。她戴著一副時髦的紅框眼鏡。這樣一個細節，在一個北方女人身上，傳達出風格、個性和天生的性感。我邀她去喝杯咖啡休息一下。她想都沒想：鎖上圖書館，我們就走了。

我們走到公車站，但我們要搭的那班幾分鐘前剛開走。一通永遠沒打通的電話。一班錯過的車。那種會變成機會的小小裂縫。

她沒有灰心。她挽起我的手臂，彷彿認識我好多年了，把我帶進她家。她泡了英式紅茶，拿出餅乾，一種簡單、近乎孩子氣的款待。我是那個碰巧出現在那裡的義大利人，她是一個在尋找一點未來的年輕大學生。在那間小小的、整潔的客廳裡，我明白了一件事：在阿拉斯加，善意是一個短暫的動作。一個立即的行為。它不是客套：它是必需。

她在找一個丈夫。她沒有說，但從她的每一個動作都看得出來。我做了我唯一真正會做的事：我給了她一些建議。牽她手的人不應該是我。我來到這個世界是為了給予，不是為了索取。而那不是我的時候。

3年後，我收到一封電子郵件。一張照片。她，懷裡抱著一個孩子。還有一句話：

「我給他取了你的名字。」

不是出於愛。是出於尊重。」

在一個霜雪覆蓋一切的國家，有時一個小小的動作就足以留下一個永不融化的印記。

家庭主婦

我發現自己正在放棄節食。旅行時一天只吃一餐還行，但在阿拉斯加這樣的地方不行，這裡的寒冷不經允許就把你吃掉。我決定不去餐廳，改去市場。那是最合理的選擇：吃得好，也更能觀察當地人。

在外省的超市裡，你能看懂一切：他們怎麼穿，花多少錢，怎麼看自己的孩子，怎麼應付疲憊。那是城裡最真誠的櫥窗。

我拿了一包義大利火腿和一些水牛莫札瑞拉起司——在那種嚴寒裡是罕見的奢侈——這時一輛裝滿東西的購物車撞上了我的側身。出於本能，我以為那是意外。但以我的經驗，女人做什麼都不是「意外」。她們永遠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。

她看著我說：「火腿和莫札瑞拉.....你一定是義大利人吧？」她一秒鐘就看穿了一切：國籍、品味，甚至這份採購的優雅。

她叫Rose，56歲。

她和女兒、女婿還有兩個孫子住在一起。他們是她的喜悅，也是她的重擔。那種讓一個家不沉下去、卻沒有人注意到的女人。

我提議去附近的咖啡館喝杯咖啡。她毫不猶豫地答應了。她買完東西，放進車裡，又開回來找我。

坐在桌邊，她開始說話。說了很多。我聽著。我沒有打斷。有時候，最有力的話語，是你讓給對方使用的沉默。

說到某個時候她笑了，說：「義大利人、愛、媽媽、披薩、義大利麵.....」那句建立在刻板印象上的老話，卻帶著一份真實的溫柔。我心想，她是不是讀過我的哪本書。

接著她說了：她是個作家。而且她買過我一本用筆名出版的書。幸好：她沒有認出我。

她繼續跟我講她的生活，那個擠滿人的家，那些一模一樣的日子，那份怕孫子們缺了什麼的恐懼，那份因為顯得理所當然而說不出口的愛。

她終於停下來時，看著我的眼睛。那是一種勝過千言萬語的眼神。

我只對她說了這句：「我明天就去買你的書。然後我會把書評寄給你。」

她很感動。她的聲音微微顫抖：「謝謝你。你不知道認識你讓我有什麼樣的感受。多麼優雅、多麼有禮貌的人.....義大利人都是這樣嗎？」

我像往常一樣回答：「看手和腳。從那裡你就能看出一個人真正是從哪裡來的。」

Rose笑了。那是一個隱形的女人的笑容，在一個下午裡，她不再隱形。

尾聲——阿拉斯加州

阿拉斯加不歡迎你，也不拒絕你。它觀察你。它衡量你。它讓你懸在那裡，直到它知道你是否誠實到可以再留一天，或清醒到懂得離開。

在這個州，距離不是地理上的：它是人性上的。人們活在一些只持續幾秒鐘的沉默裡，但在這裡，那幾秒會變成好幾個月。孤獨是他們的母語。而說得最好的是女人。我看見了四個女人，四種不同的角色，而她們都有一個共同點：她們不在等任何人。

那個計程車司機開車，是為了不停下來。那個女警控制著一個無法被控制的世界。那個大學生在一個奪走現在的地方尋找未來。那個家庭主婦撐起了一整個家，卻沒有人看見她。

在阿拉斯加，女人不開口要。她們行動。

這是一個生命短暫、黑夜漫長、真相不需要觀眾的地方。

反思——阿拉斯加州

阿拉斯加教會我一件簡單而兇猛的事：世界不是分成男人和女人。它分成扛起重擔的人和把重擔放到別人身上的人。

在這個州，扛起重擔的是她們。

我沒有看見脆弱。我看見了尊嚴。我看見一種平靜，它不是來自和平，而是來自對風暴的習慣。我看見那些不抱怨的女人，因為她們知道，就算抱怨了，也沒有人會聽。

阿拉斯加的女人隱形，不是因為她們不在。她們隱形，是因為沒有人看她們看得夠久，久到能真正看見她們。

她們是沒有時間的母親，沒有工時的勞動者，沒有觀眾的守護者。她們是社會中不要求掌聲的那一部分。而且永遠不會要求。

阿拉斯加的女人不談論自己的經歷。所以現在由我來談。

亞利桑那州

亞利桑那是沙漠裡一道敞開的傷口。一片塵土、峽谷和沉默的廣袤之地，那些沉默不咒罵，它們審判。在這裡，太陽不是溫暖的。它灼燒。而夜晚不是涼爽的。它分隔。

這是一個邊境州，每條路上都載著一個嫌疑人。移民、邊境巡邏隊員、原住民部落、退伍軍人、卡車司機、單身女人、破碎的家庭：全都混在一種毫不留情的炎熱裡。

城市看起來很現代，但你一離開它們的範圍，就感覺到真相：亞利桑那是沙漠、人口流失、毒品、文化之間的衝突、永不熄滅的原住民根源，以及一種沒有地平線的孤獨。

而女人呢？她們在這裡活在風暴眼中：在邊界與身分之間，在生存與驕傲之間，在暴力與自由之間。

亞利桑那的女人可以是任何人：——霍皮或納瓦荷原住民——墨西哥移民——鬼城裡的單親媽媽——邊境巡邏警員——保留區裡的護士——夢想逃離的鳳凰城學生。

但在每一種角色裡，都有同一個重擔：抵抗，卻不能停下。

邊境女警，38歲

和執法人員的相遇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，永遠都是對你所處社會的一場考驗。我一直把它當成與這片土地、它的規則、它的限制、它的幽靈的一場正面交鋒。

那天下午，我租了一輛車，想感覺自由和獨立。我深信路是我的。但在美國，路從來不是你的。是它欠你的。

我一口氣開了四個小時。然後五個小時。亞利桑那的沙漠毫不留情：無盡的峽谷，令人發抖的寂靜，每一英里看起來都一樣。

然後我看見了。一輛閃著警燈的警車。命令停車。

一個女人走下車。她有著鮮明的墨西哥輪廓，濃烈的黑眼睛，往後梳的深色頭髮，紅色的嘴唇。深色的Ray-Ban墨鏡，還有一副彷彿由沙漠本身雕刻出來的身體。我想都沒想，就對她說：

「您是從選美比賽逃出來的嗎？」

她不為所動。「別耍嘴皮子。把證件拿出來，不然我就逮捕你。」

非常清醒。致命。專業。

我把一切都交給她。那些常見的問題：為什麼我離邊境這麼近，我從哪裡來，為什麼我直直地開了好幾個小時。「我總不能說我是來採蘑菇的，」我回答，「我想看真正的美國，那個你在書裡找不到的美國。」她叫我下車。她檢查了一切。然後她打量我。「你為什麼不帶酒？你為什麼不抽菸？」「我以前打橄欖球。我的惡習只剩下一個。」「吃？」她說。「我想要的東西是不能吃的。它只能被愛。」「狗？」她笑了。「不是。」她繃緊了身體。她意識到我說得太過了。那是危險的地帶：她有權力，有威信，甚至有一種不需要徵求許可的個性。「你能知道什麼是只能去愛的嗎？」她問。

「當然。一切從她開始的那一個，造就了我們的那一個，讓我們活著的那一個，帶著我們往前走的那一個。」「誰？」「女人。您沒

聽懂嗎？」她沒有回答。她把證件還給我。「回去吧。這不是你的路。」我照做了。那是最聰明的做法。然後夜晚來了。

晚上十點，在我飯店的大廳，我看見她走了進來。便服。同樣的眼神。同樣的力量。一個完全清楚自己要什麼的女人。

她走過來。「我可以喝一杯嗎？」

「不行。」我回答。然後我站了起來。

她抓住我的手臂。「你為什麼要走？」

我看著她的眼睛，說了實話：

「逃離危險不是懦弱。是常識。」

然後我走了。

納瓦荷女人

那天早上我起晚了。稍後我要以客座講者的身分在校園裡演講。我抓起工作包，走到停車場，跳上第一輛標著「校園」的公車。一個簡單、愚蠢、無辜的錯誤。

過了一個小時，我還是什麼都認不出來。不一樣的路，不一樣的風景，而且沒有人下車。然後公車停了。終點站。

納瓦荷保留區。

下一班車要第二天才開。沒有電話，沒有聯絡方式，沒有辦法通知同事。我只能第二天再出現，解釋這場誤會。這種事會發生。人生不會預先通知。

我一走進保留區，酋長就擁抱了我，像擁抱一個多年後歸來的親人。他把我介紹給他的妻子、女兒和近親。他們帶我四處看看，請我喝東西，然後隨口說了一句：

「今天下午我們要為你辦一場宴會。」

他們在等的是別人。我是碰巧落到那裡的。又或者，有時候命運會偽裝成一個錯誤到來。我笑了。我接受了。我讓沙漠來決定。

水牛肉。血餅。馬鈴薯、甜椒和洋蔥。毫無節制的啤酒和烈酒。到處都是傳統服裝。火在燃燒。緩慢的鼓聲。還有酋長的女兒，替我戴上一頂插著白色羽毛的帽子。

她是一個真正的納瓦荷人。沉默。專注。習慣看見一切卻什麼都不說。那種在傳統、勞動、沒有人去舉報的家庭傷口之中長大的女人，還有一種即使壓在水泥底下也不會死去的身分。

宴會一直持續到深夜。那些我在約翰·韋恩的電影裡看過的場面，只不過是反過來的：他們不是侵略者。他們是倖存者。

他們讓我睡在酋長的帳篷裡，躺在水牛皮上。不穿衣服。一個古老的儀式。我接受了。我在那裡，不是為了反對一個接納了我的世界。過了一會兒，酋長的女兒走了進來。同樣的方式。沒有言語。只有存在。

然後酋長和他的妻子來了，各自裹著自己的獸皮，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。他們看了看女兒。也看了看我。很高興。很平靜。彷彿一切都在它該在的地方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找廁所。她指了指一片蘆葦叢和一條河。

我試著在河裡洗澡，但河水混濁，滿是魚。我走進蘆葦叢。看起來沒人。

我錯了。

我才剛蹲好，就有兩個印第安人手裡拿著報紙走出來，彷彿那是世界上再正常不過的事。然後第三個。然後又一個。

全村的人都在同一片蘆葦叢裡拉屎。

而我還以為只有我一個人。

回到文明世界的公車就要開了。我不能錯過它。

酋長的女兒攔住了我。她的眼裡有一絲猶豫。「我還會再見到你嗎？」

我把我的筆記型電腦給了她。一種保持聯絡的方式。一個機會。

但那個聯絡從來沒有到來。

因為印第安人的沉默不是缺席。它是歷史。它是法則。它是不尋求確認的記憶。

鬼城護士——45歲

我的甲狀腺開始出狀況了。我吃不下東西，體重卻一直增加。典型症狀。

我試了藥局：沒有處方，沒有藥。我試了超市：沒有成藥。剩下的唯一選擇是醫院。

就在那裡，我遇見了她。

***Conchita*。**

護士。45歲。她住在亞利桑那那些被遺棄的地區，那裡的炎熱像詛咒一樣沉重，夜裡充滿了用藥過量、遠方的警笛和空蕩蕩的房子。在鬼城裡，人們甚至活著就消失了。

她看著我。她每天見到的都是絕望的人、吸毒的人、受傷的人、破碎的家庭。像我這樣的人——一個外國人，穿著西裝，彬彬有禮，只是來拿甲狀腺藥——不在緊急問題的名單上。

然而程序是一道無法跨越的障礙。歐巴馬健保確實照顧每一個人，沒錯，但前提是他們住院。

我不該住院。我只需要繼續活下去。

我沒有堅持。沒有必要。我只是告訴她我住在附近的飯店。我留下了我的名字：Ferdinando。別的什麼都沒有。

我走了。那天夜裡，大約午夜，飯店的電話響了。櫃檯人員問我，可不可以讓一位女士上樓，還是我比較想下樓到大廳。

我選擇下樓。

Conchita在那裡。穿著便服。沒有制服，沒有角色。

「我們可以談談嗎？」她問。我點點頭。

我們去了附近一家酒吧。面對面坐著，她把手伸到桌子底下，遞給我一個白色的小信封。裡面是我的藥。她遞過來的樣子，就像有人把毒品遞給吸毒者那樣。同樣的謹慎，同樣的風險，同樣的祕密。

我不明白她為什麼這麼做。我什麼都沒向她要求。

直到她開口，我才明白。

「不是因為藥，」她說，「是因為你要東西的方式。那種態度。那種禮貌。那種風格。」

她看著我的眼睛。一個整天活在尖叫、急診、暴力和貧窮之中的女人，一眼就能認出那些不想索取、只想活著的人。

「我不是對每個人都這樣。」她補了一句。而我知道。

在一片充滿缺席的沙漠中，一個隱形的女人決定了要在場。

土桑的女服務生——22歲的移民

那天下午，我很想吃點甜的。那不是餓，那是缺少溫情，我自己知道。最簡單的解藥就是在一家餐廳坐下來，點一份甜甜的東西。

女服務生馬上就來了。個子小，身材纖細，身體單薄，動作卻飛快。她看起來就像穿著裙子的飛毛腿岡薩雷斯的妹妹：她在桌子之間溜來溜去，彷彿腳踝著了火。

「你幾歲？」我問她。

她連點菜本都沒看。她瞪著我。

「關你什麼事？吃完，付錢，走人。你要是煩我，我就叫警察。」

22公斤的身體。20噸的個性。玻璃罐裡的純炸藥。

老闆立刻走出來道歉。他全都看見了。我沒做錯什麼，但她不是那種會分析的人：她只會反應。

她跟我講了她的故事。她從墨西哥來，一無所有：沒有錢，沒有家人，沒有像樣的證件，沒有任何確定的東西。她端盤子求生存，盼著一個亞利桑那很少給人的未來。

她很急。急得像全世界的急都在她身上。而那份急，就是她的限制。

我要了一支筆和一張紙。我寫了一封信。沒有浪漫，沒有幻想：只有真相。我託老闆轉交給她，他點點頭，就像人們對一個懂得尊重的人點頭那樣。

第二天我經過那家店。我沒有進去。我只是想觀察。

突然我聽見身後一陣急促的腳步聲。背上挨了一下。

我轉過身。

是她。

憔悴的臉，緊張的眼睛，急促的呼吸。

「我22歲。」她說。

「你他媽的睡在哪裡？我找了你一整夜。連警察都不知道你在哪裡。」

我看著她。她還是前一晚那個女孩，只是沒有了盔甲。一個身處吞噬大人的世界裡的孩子。

我向她道別。然後我走了。不是出於冷漠。是出於尊重。因為有些脆弱不應該去碰：你必須讓它們走。

尾聲——亞利桑那州

亞利桑那不是一片風景：它是一道邊界。而邊界不是用來穿越的。是用來面對的。

在這個州，炎熱不是溫度：它是審判。沙漠不是空間：它是孤獨。人們不是在生活，他們是在抵抗。

我遇見了四個女人，她們都有同一個詞：生存。那個邊境女警，全副武裝，卻和她巡邏的沙漠一樣孤單。那個納瓦荷女人，一片毫不寬恕的土地和一段永不癒合的記憶的女兒。那個鬼城的護士，治療無人看見的生命，拯救那些什麼都不剩的人。那個移民女服務生，22年的憤怒和脆弱，與一個比她更大的世界交戰。

四條不同的路。內心是同一片沙漠。

在亞利桑那，女人不等待未來：她們用盡全力去尋找它。而找不到的時候，她們就繼續走。因為停下來就意味著消失。

男人穿越這個州，是為了看峽谷。女人穿越它，是為了躲開死亡。而她們在沉默中這麼做，不向任何人要求任何東西。

反思——亞利桑那州

沙漠教會你一件事：沒有人能獨自生存。

然而，亞利桑那的女人就是這麼做的。每一天。每一夜。在令人窒息的氣候裡，在一個即使你做不到也要求你堅強的社會裡。

她們是沒有時間抱怨的女人。她們沒有時間做夢。她們沒有時間犯錯。

而我，又一次做了我一向做的事：我遇見她們，觀察她們，傾聽，然後讓她們走。因為尊重也來自不去挽留。亞利桑那提醒了我，有些生命並不要求被理解：她們只要求不被忽視。

而我不會忽視她們。永遠不會。

阿肯色州

阿肯色是丘陵、河流與吱嘎作響的木屋之間一道緩慢的彎。這是一個不出聲的州，因為聲音會招來不想要的注意。在這裡，一切都剝到只剩骨頭：農活、被遺忘的礦坑、孤立的社區，還有一些街區，貧窮在那裡不是一個階段，而是一份遺產。

這是活在地圖之外的美國。財富在西邊。現代在北邊。其他人留在這裡：那些別無選擇的人。

阿肯色的女人，是把剩下的東西撐在一起的人：不穩的家庭、快倒塌的房子、缺席或累垮的丈夫。阿肯色的女人早早長大，早早結婚，早早變老。

她是：——全職母親——沒有執照的護士——臨時上陣的心理師——廚師、司機、教育者——在超市、農場、廉價診所裡領著微薄薪水的勞工。

但這還沒完。阿肯色還有另一面：嚴酷、隱蔽，由那些給人權力卻奪走人生的工作組成。她也是：——知道全國秘密的郵局職員——地方公司的經理，沒有獎金也沒有榮耀，只有壓力——稅務與稅收官員，令人畏懼卻被人忽視，被文書和低薪壓垮——被調來這裡的FBI探員，是懲罰也是保護，被迫沉默——自來水廠的技術員，為一個連她名字都不知道的社區保證供水——藥廠的工人，那裡承諾的是治療，給的卻是累死人的輪班

信仰是錨。勞苦是日常。孤獨是常態。

在這裡，女人要的不是解放：她們要的是喘口氣。而她們常常連這個也找不到。

郵局女職員——48歲

在阿肯色，郵局就在鎮子的心臟。它不只是信件和包裹經過的地方：閒話、支票、投訴、詐騙和告解都在那裡流通。

是她讓它撐下去。她知道每個人的一切。但沒有人知道她的任何事。

對我來說，就像回到了我母親的辦公室。在郵局三十五年，某些規則一眼就認得出來：僵硬的層級、只交給少數人的信任、錢在手中轉來轉去，卻總在控制之下。我走進去的時候，就已經知道會得到什麼樣的回應。可預測是一種優勢。

48歲的局長Kriss為我打開她辦公室的門，簡直像個玩笑。她立刻把我當成「外國顧問」，帶著那種好奇與不信任混在一起的神情——那是習慣了不信任任何人、卻又厭倦了凡事一個人扛的女人才有的神情。

她先讓我看她能做什麼。然後，更有勇氣地，讓我看她想要什麼。

第一道屏障一過，和錢、和她每天的工具一接觸，其餘的就化開了。她開始說話。和管理層之間艱難的關係、卡住的職涯、落空的承諾、沒完沒了的稽查、零認可。

「我需要又快又有效的辦法。」她說。

我只對她說了一句拉丁文，像挑釁一樣丟出去：「Do ut des.」我給你，好讓你也給。

她立刻懂了：「你要什麼我都給你，只要你幫我。」

三天裡，我為總管理處準備了一系列信件。她讀了，副署了，寄了出去。沒多久，召見就來了。

她堅持要我以顧問身分陪她去。我答應了。結果很清楚：——從職員升為經理——加薪——同樣的職位——少了很多稽查。

她跳著走出辦公室。那是她至少扛了五年的問題，一個星期就消失了。

晚上，她帶我去吃飯。

她穿得很優雅地來了，和我在辦公室見到的她不一樣。看得出有人幫她打扮過：同事、朋友、她的女兒。每個人都參與了那場從「被忽略」到「看得出是個女人」的轉變。

晚餐結束時，她走到櫃檯去付錢。回來時並沒有付成。老闆攔住了她：帳已經付過了。

我事先就交代過：「一分錢都別收她的。記我的帳。」

Kriss笑了。然後她叫我走。「我送你回家。我想送你一份你應得的禮物。」

我很清楚她心裡想的是什麼。我叫她先走，說我等一下就追上去。

而我，往機場去了。我離開了這個州。

三天後，我收到她的一封電子郵件。她說她對我的行為很失望，卻也很感激。用她的話說，她找到了「一個特別的男人，改變了我的人生，卻什麼回報都不要」。

偏離軌道的FBI女探員——38歲

從華盛頓來，習慣了重大調查、沉重的簡報會議、玻璃隔間裡那些決定別人人生的男人。如今她發現自己身在阿肯色郊區的一個駐點：廉價毒品、家暴、頑固的沉默。她的權力毫無用處。她的孤獨也是。

我去那裡，是為了向大使館申報我的能力和我的弱點。標準程序。我走進她的辦公室：Marion，38歲，被強制調職的聯邦探員。

「我們得用名字互稱，Nando。」她馬上說。「告訴我：你有什麼弱點嗎？」

「有。女人。」

她僵住了。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幫她們，能愛就愛她們.....然後離開她們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她問。「因為你們總是用同一副牙齒咀嚼，而我們的牙齒多得多。這是行為上的事：不是什麼都留得住，不是什麼都抓得牢。」她現在想被分析了。「那也對我這樣做。告訴我，我為什麼被調到這裡。讓我看看你看到了什麼。」

三分鐘。不多。足以讓她崩潰。

她的問題很簡單：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。在FBI這樣的機構裡，那是一種詛咒。它讓你軟弱，讓你不可靠，他們拿走你的案子，把你送到你造不成任何損害的地方。

我告訴了她。不加過濾。

起初她拒絕。然後她想了一秒鐘。接著她哭了出來。她抱住我，就像你抱住一個在沒有人有勇氣的時候對你說真話的人。

然後她簽了證明我身分的文件。那是一個合乎邏輯的動作，但她的簽名是帶著情緒的。

出門時，我打電話到華盛頓。我要求調動：「把我調到邁阿密。我不能搬來這裡。在那裡我會自由。」

六個月後，Marion還和我保持聯絡。電話、電子郵件、約見面的請求。

我總是對她說同一句話：「沒有未來。我已經在別的地方了。」

她沒有放棄。她是FBI的人。而FBI一旦盯上你，不會馬上放手。

藥廠女工——55歲

她在一間為全國生產藥品的工廠工作。強烈的諷刺：她治療別人，卻毒害自己。沉重的化學品、艱苦的輪班、只能擋一半的口罩，還有一份什麼也擋不住的薪水。

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。每個人都吞著經過她雙手的藥丸。

我的進場並不在計畫之中。一切從一頓晚餐開始，那是疫情之後，我笑著說我打了四劑Pfizer，全都來自同一批，而那一批含有一種「Viagra變種」，保證效果永久。一個玩笑。我的那種玩笑。

但鄰桌有人聽見了。消息傳遍了全國。然後傳遍了全世界。

藥廠想見我。想弄懂。想查證。因為在美國，一陣好的社群聲量可以讓股價翻倍。

他們帶我進工廠。我一進門，130個人站起來鼓掌。我滿臉通紅，而他們深信我就要揭開那個「秘密」。

我說了實話：「那是個玩笑。」他們不信。

經理、主管、秘書圍住我：每個人都想要一個細節、一個證實、一絲技術上的真相。

但向我要求面談的，是一個女工，55歲，雙手被化學品毀了，背因為多年看不見的勞動而彎了。他們把她帶進一個房間，和我單獨在一起。她進來時很消沉。空洞。疲憊。

我們談了四十五分鐘。

不談疫苗。不談批號。不談神奇的藥效。

我們談人生。談那些被當成正常的失敗。談那些被埋起來的夢，因為在那裡沒有人奢侈到可以擁有夢。

我只對她說了一個真相：「做夢治不了病，但能救命。而且比你們生產的最便宜的藥還便宜。」

她笑著離開了。她的同事看著她，好像她找到了萬靈解藥。

「他跟妳說了什麼？」她們問她。

她沒有回答。而我永遠不會說。

那是世界上最簡單的秘密：話語，如果你懂得把它們放在對的地方，就能在原本沒有空氣的地方打開空間。

而對她來說，那一天，光是能呼吸就夠了。

優雅的女竊賊——30歲

她偷，不是出於本能。她偷，是因為阿肯色不原諒那些生來一無所有的人。

她有教養、聰明，聰明得令人害怕。她本可以成為經理、教授、顧問。結果她成了一道影子：在一個又一個家、一段又一段聊天、一個又一個身分、一個又一個承諾和錯過的機會之間遊走。

我是在網路上認識她的。一個求助請求從Skype傳來，乾淨的個人檔案，一個像代碼的名字：Last A。說她漂亮是一種侮辱。漂亮太輕描淡寫了。是賊，理所當然。是傻子，再正常不過。一個化著完美妝容的謎。

她向我求助。我給了她。

一年之內，她拿走了14,000美元，全都是為了她說的那些需要。從來沒有見過面。從來沒有視訊。從來沒有通過電話。只有數位的信、精心設計的請求、看起來很真的緊急狀況。

那是我遭遇過最甜蜜的詐騙。

最後，我決定去找她。小岩城。Bill和Hillary Clinton的城市。

我見到了她的母親Rita。一個和善、迷惘的女人，並不真正了解自己的女兒。她看到我時，眉頭都沒皺一下；事實上，她還向我要更多的錢，自然得就像呼吸一樣。

就在那一刻，我看見了真相。

她不是一個人。她和迦納的一個集團有聯繫。她把收入的55%交回去。一個迫於生計的職業好手。每個人都問我，怎麼會掉進這麼骯髒的遊戲。怎麼會相信。付錢。堅持。接受。

但答案很簡單，我心裡很清楚：

生來就是要幫助別人的人，不會往壞處想。他們只看見自己能做的好事，即使世界告訴他們的是另一回事。

尾聲——阿肯色州

阿肯色不是一個州：它是一個緩慢的陷阱。一張由貧窮、沉默、最低限度的工作和悄悄熄滅的人生織成的網。我在這裡遇見的女人，並沒有要求被拯救。她們只是要一個能呼吸的地方。

郵局女職員，全國秘密的女王，只想重新找回自己的價值。FBI女探員，從高處跌落，對抗自己多於對抗犯罪。藥廠女工，在藥丸與化學品之間看不見，一點一點毒害自己，拯救了世界。而那個優雅的女竊賊.....她是這個州的完美象徵：聰明、出色，卻被迫走上人生強加給她的那條路。

阿肯色讓我看見一件簡單的事：在這裡，女人盡其所能地活下去。有些人撐住了。有些人逃走了。有些人滑進陰影裡，因為那裡從來就沒有光。

而她們每一個，以這種或那種方式，都是缺席的。不是因為她們不在。而是因為沒有人看見她們。

反思——阿肯色州

在這個州，我明白了貧窮不是一種經濟狀況。它是情感的、文化的、心理的狀況。它是一種深深的信念，相信自己不配得到別的。生在這裡的人，必須對抗一個沒有寫下來的命運。

阿肯色的女人沒有未來：她用雙手親自打造一個。每一天。在一個嘴上談機會、手上只分配生存的社會裡。

我在這裡看清了一件事：

女人不是自己倒下的。

是有人任由她們倒下。

而真正的罪不是貧窮。是那些看了一眼就走過去的人的冷漠。

我不走過去。我看，我聽，我寫。我把這些故事從這片土地上帶出來，因為如果我不這麼做，它們就會像這裡的一切一樣被埋起來：埋在沉默、塵土和羞恥裡。

加州

加州不是一個州：它是一場集體幻覺。

對遠遠觀望的人來說，它是陽光、棕櫚樹、電影、科技、海洋、美國夢。對從底層經歷它的人來說，它是一道持續的裂縫：極端的財富離絕對的貧窮只有幾公尺，高科技工作旁邊就是田裡的採收，門窗緊閉的豪宅旁邊就是人行道上的塑膠帳篷。這是全世界來尋找可能性、卻找到早已寫好的層級的地方。

對女人來說，加州是一個虛假的承諾：——表面上的自由——高聲宣告的權利——四處炫耀的機會。

但規則永遠一樣：跟不上，你就消失。

這裡的缺席不是沉默：而是系統頭也不回丟在身後的身體。

矽谷的女人——39歲

人們叫它「創新之都」，但矽谷是一塊封閉的領地，權力屬於男性、白人或亞裔、工程出身，競爭到近乎瘋狂。

在這裡，女人在官方上是受歡迎的：——多元計畫——企業倫理守則——性別平等座談——年報裡笑容滿面的照片。

但在那些真正重要的房間裡，場景不一樣。

她有兩個學位、一個碩士學位、完美的英文、很高的技術能力。她做數位產品、數據、平台。她整天待在會議裡，真正的主意由三個人決定：兩個在桌邊，一個在螢幕上。

他們要求她有軟實力、調解能力、同理心。他們派給她協調的角色，而不是指揮的角色。他們要她在場，但不要她當主角。

在這個系統裡，母職是一種後勤上的異常。有福利、有假期、有支援、有冷凍卵子的設施、有公司托兒所——但總帶著一個沒說出口的条件：妳不能慢下來。

如果她懷孕了，她被看成一個潛在的問題。如果沒有，她被看成一個「穿裙子的男人」，和其他人一樣可以替換。兩種情況下，她都是工具：從來不是焦點。

晚上的會議、「緊急」的週末、和亞洲或歐洲的深夜通話，都不算影響妳的私生活。系統要求的是全天候待命。

當她垮掉時——倦怠、焦慮、失眠、意義的危機——答案永遠一樣：——瑜伽——正念——私人治療。

從來沒有結構上的改革。從來沒有真正的權力重新分配。

她的缺席不是肉身的：而是象徵的。她出現在每一道流程裡，卻從來不在最後的肯定裡。

科技向世界販賣女性賦權的敘事。但在深處，女人仍然是需要被管理的例外，而不是需要被承認的支柱。

中央谷地的女移工——28歲

中央谷地是觀光客看不到、電影也不拍的那一塊加州。

它是養活半個國家的農業走廊：——水果田——蔬菜——杏仁——葡萄園——加工業。

在這片風景裡，女移工是這條供應鏈看不見的動力。她們來自墨西哥、中美洲，來自沒有真正出路的貧窮社區。很多人沒有證件，其他人的證件很脆弱，所有人都處在同一個處境：她們的存在，取決於不惹麻煩。

她在田裡、溫室裡、包裝廠裡工作。累垮人的輪班、彎著的背、酷熱、空氣裡的農藥、細微而持續的監視。她話很少，看很多，什麼都聽。

工資很低，常常低於實際的最低工資。加班時數不一定被記錄。病假沒有保障：缺勤的人會被換掉。

暴力很普遍，卻常常沒有紀錄：——工作上的騷擾——性勒索——丟掉工作的威脅——被舉報給當局的威脅。

舉報，意味著冒著失去一切的風險。沉默，意味著還能繼續帶點東西回家給孩子。

她的缺席是制度性的：她不出現在官方統計裡，她沒有代表，她不參與決定農業的討論，在討論生態轉型或永續供應鏈時，也沒有人徵詢她。

她是撐起整個國家糧食的女人，卻沒有權利在官方敘事裡占有一席之地。

加州把自己行銷成「綠色」的，關心環境、健康和未來。但在它農業心臟地帶的田裡，女人在推翻一切口號的條件下工作。

形象產業的女人——32歲

好萊塢、電視攝影棚、數位平台、經紀公司、廣告、社群媒體。加州建立了一個以形象為基礎的全球經濟。在這部機器的中心，是被當成表面來使用的女人。

女演員、臨時演員、模特兒、網紅、背景人物。對她的首要考量不是倫理的、文化的或專業的：而是美學的。

「女性角色」有特定的分類：——廣告用的年輕女人——家庭廣告用的「普通」女人——針對某些目標族群的過度性化身體——針對另一些族群的令人安心的形象。

選角不只是篩選：它是一道文化濾網。它決定誰可以被展示，誰有市場，誰可以被淘汰。

明說的和沒明說的要求永遠一樣：——符合某個體重——接受化妝、修圖、修改——配合刻板的劇本——不要反駁付錢的人。

任何試圖拒絕某些場景或情況的人，都被認為「難搞」。檢舉虐待或勒索的人，會被孤立、被貼標籤，常常被沉默地換掉。

大型全球廣告談身體自愛、尊重、賦權和包容。但在辦公室走廊、在試鏡現場、在製作會議裡，真正的標準仍然老套、平庸、粗暴。

這裡的女人，作為形象是過度可見的，作為自由的主體卻是看不見的。

她的缺席是心理的：她和自己失去了連結，被變成一個品牌，被迫用數字衡量自己的價值：觀看數、按讚數、追蹤數、互動率。

在每一張印在看板上的完美臉孔背後，都有一個人，常常幾乎無法掌控自己被呈現的樣子。

無家可歸的女人——50歲

加州也擁有全美國最龐大的無家者人口之一。

高架橋下的帳篷、運河邊臨時搭起的營地、住在車裡的人、破舊的露營車，還有變成居住走廊的人行道。洛杉磯、舊金山、奧克蘭、聖地牙哥：貧窮無所不在，看得見，也被忽視。

無家可歸的女人雙重暴露：——作為一個窮女人——作為一個脆弱的女性身體。

她常常有這樣的過去：——付不起的房租——丟掉的工作——毀滅性的分離——家暴——沒有治療的健康問題——被當作麻醉劑的成癮。

夜晚從來不是休息：而是防衛。守住少少幾樣東西，一個睡袋、一個包包、一份證件、一段回憶。社會服務是有的，但它們：——很

慢——不夠——官僚——有時令人屈辱。

無家可歸的女人逃過了精確的統計：她們是那些一直移動的人，為了避開攻擊而換地方，因為害怕而不去收容所，不帶孩子去社服機構，怕孩子被帶走。

她的缺席是道德的：社會看見她，卻不承認她是自己的一部分。她被描述成一個問題，從來不被說成是政治和經濟選擇的結果。

談著數位包容、創新和永續未來的加州，和這些女人共存：她們在公共噴泉洗頭，在停車場換衣服，靠施粥站吃飯。

她們沒有一個是「極端案例」。她們是一個模式的正常後果，這個模式把那些負擔不起生活成本的人的墜落，當成無可避免的事接受下來。

尾聲——加州

加州是世界的櫥窗，同時也是它的後台。

從外面看，它展示的是：——科技——電影——音樂——大學——創新

從裡面看，它藏著：——農業剝削——房地產的不平等——極端的不穩定——成癮——結構性的無家可歸。這裡的女人缺席，不是因為她們少。她們缺席，是因為形象的飽和。

當一個地方不斷在每個角落展示女性的身體——螢幕、看板、影片、廣告、社群動態——它就給了世界一種錯覺，以為女人站在中心。

事實上：——在科技業工作的女人管得很少——田裡的女移工沒有人聽——形象產業的女人被壓進預製好的角色——無家可歸的女人被人用目光避開。

加州證明了缺席不只是空無：它也可以是過度呈現，卻沒有真正的權力。

這是一個女人無所不在、卻遠遠不如世界想像中那樣被承認的州。

反思——加州

在阿拉斯加，缺席是冰霜。在阿拉巴馬，它是歷史。在亞利桑那，它是邊界。在加州，它是妝容。

在這裡，女人的缺席被這些東西掩蓋：——進步的口號——政治正確的廣告——談平等的研討會——激勵人心的故事。

我們談「包容」，但真正的包容用三個具體的參數來衡量：——誰做決定——誰拿得比較多——誰能說得起「不」。

在這三點上，加州的女人——不論哪個社會階層——太常被丟在後面：

——女主管被容忍，只要她不要求完整的權力——女移工被留下，只要她扛得住粗活而不抗議——形象產業的女人被使用，只要她符合目標族群——無家可歸的女人被忽視，只要她不妨礙交通或觀瞻

世界看著加州，想了解未來。但如果它真的看看那些讓加州撐下去的女人，它會發現一個簡單的真相：

一個地方若把缺席視為常態，就沒有未來——

缺席的，正是那些撐起它的人。

這就是加州被收進這一卷的原因。不是作為神話，不是作為明信片，不是作為敵人。而是作為證據。

世界的想像之都之一，在那裡最難看見的東西永遠是同一個：那些從來不會出現在螢幕上的女人的真實人生。

科羅拉多州

科羅拉多是一個假裝簡單、其實不然的州。這是活在兩個極端之間的美國：

——看起來像是保護的山——像社會實驗室一樣運作的城市

這是一個乾淨、有秩序、表面上進步的地方，卻有非常明顯的矛盾：高得驚人的生活成本、看不見的隔離、技術性的工作、門禁社區，還有無聲的社會孤立。

在這裡，女人消失，不是因為明顯的暴力。她們消失，是因為過度的秩序、文化的壓力和令人窒息的社會期待。

科羅拉多是一個要求很多、回饋很少的州。住在那裡的女人維持著一種艱難的平衡：

——技術與腦力的工作——要求全心在場的家庭——觀察並評判的社區——沒有空間的心理健康——被包裝成「生活品質」的地理孤立。

這是一個你不是因為有人推你才倒下的州。你倒下，是因為沒有人看見你滑落。

丹佛的女人——35歲

丹佛很現代、很實用、很乾淨。每個人都在談科技、新創和生活品質。但實際上，這是一座對女人要求很多、回報卻少得驚人的城市。

她是專業人士：——學位——技術能力——穩定的工作——中上的薪水。

紙面上，一切都很完美。

她活在持續的壓力下：績效、目標、會議、專案管理，每個星期都要有可衡量的成果。

公司談工作與生活的平衡。但他們要求的是隨時待命。

她有一間昂貴的公寓、排滿的行程、一個安排得一絲不苟的人生。她不是因為貧窮而倒下；她是因為耗竭而倒下。

她的缺席是心理的。她一直在工作，一直在想，把一切撐在一起——直到某個東西斷掉。而它斷掉時，是無聲的。

山區女教師——42歲

出了丹佛和波德，科羅拉多換了一張臉。山、小社區、冬天很少人留下、夏天觀光客蜂擁而來拍照的小鎮。

在這裡，女教師是這片土地的支柱：——她教書——她引導——她陪伴——她認識每一個人——她是心理支持——她是孩子們的大家庭。

她生活在雪、孤立的道路和小學校之間。她的工作量巨大，薪水有限。

她的缺席是制度性的：她撐起社區，卻從來不參與政治決策。她是那個工作著讓整個地方撐下去、卻不被承認的女人。

原住民保留區的女人——30歲

科羅拉多「看不見」的那一部分，是它的保留區。在那些地方，歷史比現代更沉重。

原住民女人承受三層壓迫：——結構性的貧窮——內部的父權文化——外部的制度遺棄。

她常常在社會計畫、部落學校和簡陋至極的健康中心工作。她對抗成癮、憂鬱、家暴，以及一種徹底使人孤立的地理距離。

她的缺席是文化的：現代的科羅拉多不把她當成自己身分的一部分，而她的社區也不總是承認她重新塑造自己的權利。她是撐起一整個民族的女人，而世界忽視她。

滑雪度假村的女人——27歲

亞斯本、韋爾、布雷肯里奇、特柳賴德。奢華、金錢、冬季運動、季節性經濟。

在這裡工作的女人——女服務生、酒保、纜車操作員、櫃檯接待、教練——活在一個雙重世界裡：

——非常有錢的觀光客——撐起一切的工人

她工作沒有固定時數，薪水過低，而且常常朝不保夕。她和其他工人合租小得可憐的房間，才付得起房租。

她被財富包圍，卻依然孤立。她必須應付傲慢的觀光客、季節性的經理和沒完沒了的要求。

她的缺席是經濟的：她為所有人創造財富，自己卻依然貧窮。

尾聲——科羅拉多州

科羅拉多是一個看起來完美、其實不然的州。它有秩序、富裕、現代、社會平衡——紙面上是這樣。但它的女人活在三條斷層線上：

——心理壓力——地域孤立——制度缺席

沒有醜聞，沒有大規模的暴力，沒有混亂。而正因為如此，她們的缺席更加沉重。

在這裡，女人不是因為有人推她們才倒下。她們倒下，是因為每個人都以為她們撐得住。

反思——科羅拉多州

科羅拉多女人的力量在於不出聲。也不上新聞。

這是一種細微、現代、聰明的缺席。難以辨認，容易忽視。

科羅拉多教會我們一件簡單的事：缺席不只是貧窮、暴力、寒冷或封閉。它也可以是秩序。它也可以是安逸。它也可以是期待。

當一個女人不是被混亂壓垮，而是被「一切都運作得很好」壓垮，那麼問題就看不見——但它是真的。

這就是為什麼科羅拉多也在這裡：提醒我們女性的缺席不只有一張臉。它有五十張。每一州一張。

康乃狄克州

康乃狄克是一個很多人想像、卻很少人真正認識的州。從外面看，它很優雅：無可挑剔的小鎮、乾淨的郊區、優秀的學校、昂貴的汽油、整齊的人行道、草坪完美的房子。這是美國「高端」的一面，從不提高嗓門的那一面，負責組織、治理和管理的那一面。

在這裡一切看似平衡，但這種平衡不是自然的：它是一種持續的壓力，對體面、外表和期待的不斷維護。

康乃狄克不要求你閃耀。它要求你永遠不犯錯。

這是一個只要三件事成立、人就能過得好的州：——社會競爭——情緒控制——社區無聲的評判

這裡的女人消失，不是因為貧窮或明顯的暴力。她們消失，是因為被迫的適應。一種有禮貌的消失：沒有喊叫，沒有醜聞，沒有新聞。

這是一種精緻的缺席，但依然是缺席。

保險公司的女職員——40歲

康乃狄克是美國的保險之都。哈特福到處都在宣告：「Insurance Capital of the World.」

在那些口號背後，是成千上萬坐在永無止境的螢幕前的女人：——理賠——保單——風險演算法——數位文書——程序——指標。

她們的工作精確、技術性高，被一絲不苟地管理。每一個錯誤都讓公司損失金錢，讓她們損失時間。每一個決定都必須被說明、記錄、核准、確認。

一天就是一串控制。

她把這一切撐在一起，因為系統期待她無可挑剔。而薪水不錯：和其他國家比起來，非常好。

但情緒上的代價極高。

這裡的女人不會崩潰。她們慢慢地被掏空，一點聲音也沒有。因為在這些辦公室裡，沒有人問妳好不好。他們只問：「進度怎麼樣？」

她的缺席是心理的：每天都在場，卻和自己失去了連結。

富裕郊區的女人——45歲

康乃狄克富裕的那一部分是一個獨立的世界。巨大的房子、安靜的休旅車、完美的花園、私立學校、古老的社會規範。

在這裡，女人不一定在「外面」工作：她們在社會系統裡面工作。

她的角色是文化性的：——無可挑剔的母親——步調一致的妻子——出席各種委員會——管理家務——排好時程的志工——完美的形象。

如果她崩潰了，她不能說。如果她不快樂，她不能表現出來。如果她孤單，沒有人可以知道。

她的缺席是身分的記號：她消失在她必須扮演的角色背後。

在一個「一切都很完美」的地方，她承擔不起讓任何裂痕露出來。

這是一座優雅的監獄，但依然是監獄。

菁英大學的女人——34歲

紐哈芬是全世界最有聲望的大學之一的所在地：耶魯。

學術環境看起來進步、現代、細心。但在表面之下，是僵化、激烈的競爭和高不可攀的期待。

女研究員活在一個矛盾裡：——她有學養——她有能力——她準備充分——她是文化生產的核心。

但她也被系統壓垮。

出版、研討會、研究經費、論文、指導、教學工作、內部關係。一種持續的努力，滲透進生活、心智和身體。

女同事常常是對手。男同事仍然把持著歷史悠久的講座教席。

她的缺席是制度性的：她產出的知識撐起大學，但她的職涯走得更慢、更不確定、更懸而未決。

很多人撐著。很多人離開。

耶魯依然完美。她們不是。

混合街區的女人——31

歲

在富裕的郊區之外，遠離菁英大學的地方，是真實的康乃狄克：低薪、高房租、不穩定的工作、混居的社區，以及一個不總是運作得了的社會系統。

這裡的女人是隱藏的支柱：她們在超市、公立學校、團體家屋、福利服務、小企業和基層醫療工作。一切都靠她撐著：——薪水過低的工作——孩子——大家族——緩慢的大眾運輸——持續的壓力。

她的缺席是經濟的：她做很多，賺很少，也沒有進展。

而她活在一個驚人的矛盾裡：她住在美國最富有的州之一，卻感覺不到自己是財富的一部分。

因為這裡的財富是私人的，不是社會的。

尾聲——康乃狄克州

康乃狄克看起來「安全」、「乾淨」、「穩定」。在某些方面，它確實是。

但它也是女人最容易無聲無息消失的地方之一。不是因為暴力，不是因為飢餓，不是因為寒冷。而是因為社會期待。

這是一種表面光滑的缺席：沒有混亂，沒有喊叫，沒有驚人的統計數字。只有被高要求和低回報壓碎的人生。

沒有人注意到，因為一切都在運作。而這正是它危險的地方。

反思——康乃狄克州

在很多州，缺席是看得出來的。在這裡，它很低調。有禮貌。「正常」。康乃狄克顯示，一個女人可以擁有：一個家、一份工作、一份收入、一個安全的街區、一個體面的社區。

同時作為一個人，卻完全看不見。

社會的完美是一片薄薄的刀片。它要你微笑，同時奪走你的空間。

康乃狄克教會我們，缺席也可能來自太多的秩序、太多的體面、太多的控制。

而沒有一個社會是真正進步的，除非它允許女人在場，而不必完美。

德拉瓦州

德拉瓦是一個滑溜的州。小、安靜、財政吃緊。它看起來像個小細節，卻是美國運作中至關重要的一環。

這裡沒有巨大的都會、沒有沙漠、沒有山、沒有令人目眩的鏡子。有的是一種隱藏的經濟、低調的政治、一個悄悄搬動數十億的官僚體系。

德拉瓦是美國登記公司、存放金錢、結清帳目的地方。一個居中的地方：不太富，不太窮，不太吵。

這是一片完美的灰色地帶。

在德拉瓦，女性的缺席不會爆炸。它會蒸發。緩慢、穩定，在數字和公共論述中看不見。這裡的女人消失，是因為無聲的過勞，因為工作小到不被當一回事，因為角色從來進不了國家的敘事。

企業辦公室的女職員——38歲

德拉瓦是一百多萬家美國公司的法定所在地。它歸檔公司文件、合併案、信託、所有權變更、稅務文件，以及價值數十億的交易。

世界以為這份工作是大經理們做的。其實是坐在沒有窗戶的隔間裡，處理沒完沒了的文件流的女人在做。

她在一間井然有序的辦公室工作，滿是規則、程序和稽核。她幾乎從不犯錯，因為一個錯誤可能損失數百萬。她快速、精確、看不見。

她的一天由這些組成：表格、簽名、流程、核對、電子郵件、檢查清單。

她的工作撐起一整個經濟體系。但沒有人看見。沒有人承認。沒有人談論。

她的缺席是結構性的：她讓一個紙上帝國運轉不墜，卻從來不出現在權力的敘事裡。

倉儲與物流的女人——33歲

德拉瓦不只是官僚。它也是港口、貨運、倉儲和供應鏈。

這裡的女人在這些地方工作：——冷藏倉庫——分揀中心——工業倉庫——食品公司——夜間調度。沉重的輪班、快速的節奏、彎著的背、寒冷的空氣。重複的動作、受傷的風險、持續的監督。

她的薪水很低。她的合約常常不穩定。她的生活沒有餘裕。

她的缺席是經濟的：她工作很辛苦，賺很少，從來不會往上爬。

她是撐起商業隱藏部分的女人，而世界只看著大城市。

基層醫療的女人——47歲

德拉瓦沒有龐大的醫療體系。它有的是一個最低限度、極其脆弱的基層照護網。

這裡的女人撐起：——養老院——小診所——社區診所——居家照護——對孤單長者的支持——被遺忘的慢性病患者。

她的工作是情感的、體力的、持續不斷的。她看到的痛苦比她承受得了的還多。她加班卻得不到認可。她賺的比她應得的少。

她的缺席是社會的：她在國家到不了的地方取代了國家，卻沒有人把她當成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她不在的時候，一切都會崩壞。但她工作的時候，沒有人注意到。

低收入街區的女人——29

歲

德拉瓦也有它脆弱的地方：被貧窮、家暴、毒品和忽視烙下印記的街區。這裡的女人同時面對三個問題：不穩定的工作、上漲的生活成本，以及微薄的社會保障。

她當收銀員、清潔工、季節工、保母、廚房助手。她清洗、打掃、照料，打理別人的家。

她的一天是一場奔忙：孩子、公車、輪班、採買、家、問題。

她的缺席是都市的：她住在一座談論重生的城市，而這座城市卻把那些在最糟的時刻讓它撐下去的女人丟在後面。

尾聲——德拉瓦州

德拉瓦沒有加州的戲劇性，沒有阿拉斯加的嚴寒，也沒有南方的嚴酷。

它有某種不一樣的東西：作為一種隱形形式的平凡。

在這裡，女人的工作不出聲，因為它是：——技術性的——重複的——必要的——沉默的——沒什麼故事性的。

從來沒有爆炸。只有持續的磨損。

女人不上頭條。她們不集體抗議。她們不要求空間。她們只是忍受。

而這正是讓她們看不見的原因。

反思——德拉瓦州

德拉瓦證明了女性的缺席可以呈現一種更陰險的形式：對沉默的完美管理。在這裡，女人是這些東西背後的動力：——官僚——協調——基層醫療——最低限度的服務。然而，她們從來不出現在美國的故事裡。缺席不是噪音。它是背景。而德拉瓦就是證明：一個國家總是經過的地方，而女人總是停在原地。

Ferdinando Frega